

全新修订
典 | 藏 | 版

海宴
HAIYAN
作品

琅琊榜

中

HAI YAN
海宴
作品

◆ 中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琅琊榜 / 海宴著. — 2 版.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11-3250-6

I. ①琅…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5282 号

Lang Ya Bang

琅琊榜

海 宴 著

出版统筹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庆宁 王筠竹
特约编辑 狐 辰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封面绘图 纳 言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8mm×235mm 1/16
印 张 55.75
字 数 92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50-6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十章	皎皎我心	119
第九章	一发千钧	104
第八章	百密一疏	091
第七章	稚子之约	079
第六章	御殿观君	067
第五章	迷离往事	053
第四章	麒麟之才	035
第三章	好迷之争	024
第二章	小显峥嵘	012
第一章	初临帝京	001
上册		
推荐序		

第二十一章	雪映忠魂	258
第二十章	魔高道高	246
第十九章	各显神通	233
第十八章	覆手为雨	219
第十七章	翻手为云	208
第十六章	杀机渐近	194
第十五章	智珠暗握	181
第十四章	牵藤挂蔓	168
第十三章	荒园疑骸	153
第十二章	侠骨柔肠	142
第十一章	惊魂截杀	129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中册
天翻地覆	嘉宾云集	大楚来客	密室初启	两败俱伤	惊天一震	歌舞升平	朔风渐紧	以静制动	除夕血案	云收雾散	暗流突起	
404	391	379	368	355	346	332	319	308	297	282	269	

第三十四章	情绝义断	416
第三十五章	覆巢之下	431
第三十六章	天牢末路	446
第三十七章	慈亲永绝	461
第三十八章	此消彼长	472
第三十九章	旧日之痕	485
第四十章	此去经年	495
第四十一章	东宫惊变	508
第四十二章	已露锋芒	523
第四十三章	山雨欲来	532
第四十四章	城门劫囚	543
第四十五章	寒风满楼	558
第四十六章	一诺千金	571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五十八章	再返京华	725
第五十七章	情深难寿	713
第五十六章	劫后余生	703
第五十五章	困兽犹斗	689
第五十四章	故人重逢	677
第五十三章	惨烈真相	663
第五十二章	胜券在握	648
第五十一章	一剑封喉	633
第五十章	唇枪舌剑	622
第四十九章	步步惊心	610
第四十八章	兵行险招	598
第四十七章	行兵布阵	583
	下册	

再版后记	859
尾声	857
风起	
最终章	842
情义千秋	
第六十八章	830
血色清名	
第六十七章	821
金阶狂澜	
第六十六章	811
推心置腹	
第六十五章	800
尺素烈狱	
第六十四章	789
天若有情	
第六十三章	778
何忧何求	
第六十二章	767
暗夜微漪	
第六十一章	756
莫逆相知	
第六十章	745
火寒奇毒	
第五十九章	734
有朋远来	

第二十二章 暗流突起



朝堂论辩大胜太子后，越妃复位带给誉王的烦躁一扫而光。兴奋之余，以馥下恩厚著称的这位皇子当然要立即嘉奖功臣，别的不说，对那位隐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只派人送了一封书信过府的梅长苏，就应该有所表示。

最初誉王是派人送去了几箱黄金白银、绫罗锦缎。可是这批礼连苏宅的门都没有进成，就原样带封条地给退了回来，说是没地方放，不要。

誉王自知糊涂，人家是清高名士嘛，当然不要毫无美感的黄白孔方，所以立即改正。第二天亲自选购了名店名家出品的珠宝珍玩，件件都是独家精品，价值不菲，可送去不一会儿还是如数抬了回来，说是没地方摆，不要。

誉王一看珠宝也不喜欢，果然书生是要玩雅的，于是立即从府里收集的古画字幅里挑了好几幅忍痛割爱，命人第三次送了过去。遗憾的是这次回来的速度一点也不比前两次慢，人家礼貌地回话说，没地方挂，不要。

这第三次退礼时，秦般若恰好在誉王的身边。她以袖掩面，悄悄笑了一下，被誉王眼角瞥见，本来他心里就正不自在，所以立即问道：“你笑什么？”

秦般若星眸轻闪，叹息道：“殿下安排礼品的本事，实在是不如王妃，折腾了这些日子，礼品还没进过门，难道您不知要投其所好吗？”

“可是这人深居简出的，本王哪里知道他喜欢什么？我府里也不是有成箱成箱的黎崇手稿啊……怎么，看你这表情，你知道？”

秦般若绽出春花一笑，悠然道：“再高深的人，只要小心地分析他素日的言行，总能推究出一些东西来。我来准备礼品，包管这次可以进门。”

誉王知道秦般若一向心思细腻，慧眼善察纤丝微尘，当下放手让她去做。第二天，秦般若就准备好了若干新巧的玩具，比如可以走路的鸭子、会转圈的猫什么的，俱是机关好手设计制作、市面上无售的玩意儿，装箱后送了过去。

果然，这次的礼箱顺利进了门，被开了箱，玩具拿出来给了飞流，少年很高兴地在后院玩了起来。梅长苏亲自写了回执，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那好歹也是封致谢信。

誉王接到回执，心中甚是意外，不由夸赞了般若几句。

秦般若脸上倒没什么特别得意的表情，浅浅含笑道：“这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其所好罢了。如果确实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就只能转而观察他身边最得他看重的那个人。苏哲带着的这位少年，虽然名为护卫，实际上却一直如他幼弟般受到宠爱，要讨一个孩子的欢喜，自然比揣摸苏哲的心思容易得多了。”

誉王笑道：“还是你们女人心细，这样的事府里其他人恐怕都想不到呢。”

秦般若却收了面上笑容，叹道：“但对苏哲本人，我们了解得还是太少。若不能察知他心中确实想要的是什么，殿下日后又如何能调得动他呢？”

“你说的正是本王忧虑之处。苏哲如此奇才，本王实在是一日比一日更看重他，可他的心思也未免太深了些，总是让人觉得……他虽然已在为本王筹谋行动，但要说已得他忠心，怕还不是那么回事……”

“但若他是那些一召即来、只求依附殿下谋得富贵荣华之人，他也不是麒麟之才了。”秦般若嫣然一笑，“如何得人、用人，这是殿下您的长处，般若实在不敢妄言。”

“可是刺探情报供我参考，就是你的长处了。”誉王微微靠近香腮，在她耳边低声道，“你多留心，关于梅长苏的一切情况，无论是多么久远的事，本王都要知道。”

“是。”秦般若敛衽一礼，见誉王随即起身披上披风，忙问道，“殿下要出门吗？”

“去苏府。”

秦般若一怔，神色略有不解。

“你那份礼虽好，”誉王深深地看了这位才女一眼，笑了笑，“但毕竟还是太轻了些。博他一笑可以，但要让他记在心里，那却不够。”

秦般若星眸一颤，顿时明白过来，垂首欠身道：“殿下果然是真龙心思，般若自愧不如。”

誉王伸手扶住她，温言道：“不必如此。本王要亲自走一趟，也不单单只为补礼。听去苏府的人回报，苏哲似乎是受了些风寒，身体不适。本王原就应该去探探病的。”

秦般若急忙起身，陪同誉王来到院外，先送他上了马车，这才自己乘轿离开。

誉王赶到苏府时，梅长苏小睡方起，看样子有些虚弱慵懒，接待这位贵客时的礼数也不似往日周全，只客套了数语，便默默地端茶啜饮。誉王既然是来探病的，也知他身体状态不好，当然没有见怪的道理，温言问候了几句，提出要荐宫中的御医来为他诊治。

“不过有些鼻塞声重的时感罢了，喝些姜汤草药就能治好，何须麻烦御医？”梅长苏靠在满是软枕厚裘的躺椅上，两只眼睛半睁半闭，“还惊动殿下亲来探候，实在让苏某过意不去。”

“先生才真是客气呢。近来屡蒙先生指点，本王实在是获益匪浅，若说重礼答谢，先生又不爱身外之物，只恨本王满腔谢意，竟无从表达。”誉王谦和地道，“近来天寒地冻，是大意不得的节候，先生身体不好，府里还是该请个良医住下，随时为先生调理才是。”

梅长苏将脸侧了过来，笑道：“多谢殿下关心。还真让殿下说准了，我们盟里长老昨天指派了位晏大夫过来，年纪一大把却比我硬朗许多，又啰唆又爱管人，殿下没看见我被裹成这样捆在这里吗？”

誉王看了看他被包得严实的样子，也不禁一笑道：“贵属对先生真是关爱有加。”

梅长苏笑而无语，眼光飘飘地扫向窗外。誉王随他的视线看过去，飞流正在空院的雪场上纵跃，时不时地用脚尖去拨弄一只摇摇摆摆十分笨拙的木制鸭子。在少年身后的甬道上，府里的其他仆从正在忙碌穿梭。誉王想起进来时看到满院已整修一新，到处有人挂灯笼贴桃符，角门边还有送菜蔬鱼肉以及其他年货的板车停着，不由心里有些微微的迷惑。

这个苏哲，倒还真是一副要在京里过起日子来的架势呢。

正要再说话，院中的飞流突然闪身而起，一瞬间他的手里已捉了个二十来岁男

仆打扮的人，拖倒在雪地上。

“飞流放手，那是来找誉王殿下的人……”一个中年人随后赶了过来大叫。

这时誉王也认出了自己府里的长随，眉间一跳，心里涌起一阵不好的预感。

会是什么要紧的事，竟让他们追到这里来找我？

转念间那长随已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扑到地上叩头，却又因为喘气太急而说不出话来。

“你镇定点，哪里就急死了？”誉王看了梅长苏一眼，觉得有些丢脸，斥道，“谁派你来的？”

“王……王妃……”

“王妃？”誉王深知自己这位正妻一向行事端重，当不是小题大做的人，不由猛地站了起来，“宫里出事了吗？”

“王妃派小的来找王爷，”那长随咽了咽唾沫，喘定了一些，“请王爷立即进宫，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突然病倒了！”

誉王全身一震，心里顿时极为发慌，身子晃了晃，几乎没有站稳，抓住那长随欲待追问，想来在这人嘴里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又一把丢开他，匆匆回身向梅长苏招呼了一声：“先生休息，本王有要事先告辞了！”连回应也来不及听，疾步便向外院奔去，他的随身侍从们忙追在后面，将狐皮大氅给他披在肩上。

“皇后病了？这个时候……”梅长苏微微蹙起双眉，表情也有些意外，沉思了一会儿，扬声叫道，“黎大哥在外面吗？”

“宗主，”那名中年护卫出现在门口，“您有吩咐？”

“十三先生那里的童路到了吗？”

“他跟送菜的车一起来的，到了有一阵了，因为誉王进来，所以他留在外院等候。”

“麻烦你带他进来。”

“是。”

梅长苏向后仰在软枕上，闭上了眼睛，思绪有些繁杂。

童路这边带来的新消息应该不会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可是宫里……没想到还会再起波澜。不知皇后是真的病了，还是另有隐情？若是真病，五天之内能痊愈吗？如果皇后的病到时未好，那祭礼上何人能够代她？

因为资料不足，梅长苏难得有些头疼，两颊火热起来，伸手按了按额角，又并不很烫，只是晕沉沉的，思路不清。

自己这场病，来得也有些不是时候啊……

没过多久，黎纲便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进来，那年轻人一身粗布麻衣，庄稼汉的打扮，生得眉目开阔，很是健壮，来到梅长苏面前便抱拳行礼，道：“童路拜见宗主。”

童路原本就是务农之人，因妹妹被恶霸看中，家遭横祸，幸为江左盟所救，现在老母弱妹都在廊州。他本人因为资质聪明，性情坚忍，几年前被梅长苏看中，派到了金陵。十三先生在乐界毕竟名声显著，不好常来常往，所以伶俐可靠的童路便是最佳的传信之人，几乎每隔一天都要以送菜之名来苏府一趟。

“辛苦了，坐着说话。”梅长苏轻轻抬了抬手，“牢里有新的动向吗？”

“是，”童路口齿便捷地道，“他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由齐敏手下最心腹的一个叫吴小乙的班头一手经办。人现在就关在吴小乙的家里，确有七八分长得像何文新，只是瘦些，现在正好酒好肉调理着。何文新在牢里到底吃了些苦头，面容也不似以前那样白胖，到时候人头落地，只怕能够瞒得过去。文远伯万万没想过他们有这手，再加上他本来对何文新也不是特别熟悉，即便是要来现场观斩，也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

“嗯，”梅长苏沉吟了一下道，“那个吴小乙，替死者的家属，牢里的狱卒，全都要盯紧，但切不可被人察觉。何文新被替换出牢后，会立即被送出京城避祸，到时千万不可跟丢了。”

“是。”

“刑部以前暗换死囚的旧案，查出了几个？”

“已查出七桩能拿到人证、物证的。”

“再继续努力，务必要掌握到最要害的证人。”

“是。”

“告诉宫羽要留心秦般若，不能让她察觉到有人在追查刑部旧案。”

“是。”

说了这些话，梅长苏觉得眼前微微发黑，忙闭目调息了一下。吏部、刑部，暂

且还可以让他们过个好年。明春行刑之日，方会上演好戏，只希望到时这个不争气的身体，千万不要出状况才好。

“宗主……”童路见他面色发白，十分地担心，小声问道，“要叫晏大夫过来吗？”

“不用……晏大夫只会让我吃补药，”梅长苏笑了笑，“没事的。十三先生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有。从运河青舵和脚行帮那边得来的消息。近几个月来，有不同的货主通过不同的途径陆陆续续从杂货中夹带火药运送入京，虽然每次的量都不大，但积起来怕也有两百斤了。脚行的兄弟们暂时都装作没发现一样，只暗暗通报了十三先生，现在先生尚在追查这些货主之间是否有联系，等有了进一步的消息，再向宗主禀报。”

“大批量的火药？”梅长苏皱了皱眉，“与江南霹雳堂有关吗？”

“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关联。”

“这些火药入京后存在何处？”

童路头一低，面有愧色，“收货人实在太小心，也太狡猾，转了几手后，我们居然追丢了……”

梅长苏不由坐直了身子，“也就是说，这批火药现在下落不明？”

“是……火药之事，看来像是江湖纷争，应与我们无关，所以原本十三先生不想惊动宗主的。但现在火药的去向不明，会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宗主你又常在京城里四处走动，我们怕万一……”

“京城这么大，哪里有这么倒霉的？”梅长苏不由一笑，“你们留心查看好了，但也不必过于担心。”

“是。”童路应了一声，从怀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只手掌般大小的灵貂来。那小东西摆着尾巴，歪着头看见梅长苏，嗖地钻进了他的怀里。

“你把小灵带来做什么？”

“这个……宫羽姑娘说，小灵这几天要跟着宗主。”童路低着头道，“它对火药最敏感，有一点点味道就会不停地乱动，宗主带着它，不管去什么地方，宫姑娘也放心些。”

梅长苏摇头失笑，但也知他们都是一片好心。看童路的神情，想必也因为追失火药一事被宫羽骂得奇惨，不忍再让他为难，便点头道：“也好，小灵很乖，就留几

天好了。”

童路的脸上立即展开笑容，一抱拳道：“谢宗主！”

“谢我什么？”梅长苏好笑地摆了摆手，“好了，你也早些回去，跟十三先生……还有宫羽姑娘说，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他们可以停止跟廊州那边告状了……”

“呃……”童路脸上阵青阵白，“我们没有……”

梅长苏听也不听，闭起眼睛已开始养神，童路不敢多说，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偷偷吐了一下舌头。

小灵眨着黑豆似的小眼睛，爬啊爬地爬到梅长苏肩上，用小爪子挠了挠他的耳垂，好半天没有得到回应，闷闷地又爬回他的衣襟里睡觉了。

两只手指突然伸了过来，一下子捏住了小灵的耳朵，将它拎在空中。小东西猝不及防，吓得身子拼命扭动，两只小肥腿交替蹬着，发出“吱吱”的叫声。

梅长苏睁开眼睛，温言道：“飞流，什么事？”

“那三个！”

“哦，”梅长苏揉了揉两边太阳穴，振作了一下精神，“你去带他们进来吧。”

“好！”飞流一松手，小灵从半空中直跌在梅长苏的肚子上，虽然不会受伤，却受惊不小，委屈地蜷成一团，呜呜低叫着不敢动弹。

“好了，不怕，飞流喜欢你而已……”梅长苏笑着抚摸了它一会儿，才重新放回暖暖的怀里，“你晚上跟飞流一起睡好不好？”

幸而小灵听不懂他的话，仍是眨着黑珠小眼，没有被吓晕过去。

这时阶前响起脚步声，轻重不一，节奏也不一样，就如同他们各自的性格那般迥异。

“苏兄，你好些了吗？”进来第一个开口的人当然是言豫津，“我带了几筐最新从岭南运来的柑橘，生病时嘴里觉得苦，吃那个最舒服了。”

“你别这么吵。”萧景睿皱着眉推了他一把，再看看梅长苏苍白的面色，担心地道，“苏兄不要起来，坐着就好，这个节气犯病不是小事，大夫的药效验吗？”

“都好得差不多了，难为你们过来看我。”梅长苏微笑道，“快来坐，好久没跟你们聊了。”

三人走近几步，在旁边的椅子上各自落座。小灵突然在衣襟里乱动起来，小爪

子抓来抓去的，梅长苏不禁心中一动。

“温泉泡着真是舒服，苏兄也该去试试，对身体很有好处的。”言豫津一边说着，一边从袖中拿了几个柑橘放在桌上，“那几筐他们搬到后面去了，我顺便先拿几个过来你尝尝，这个皮薄，又很好剥，汁多味甜，苏兄一定喜欢，我准备明天春天在自己院子里也栽几棵……”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谢弼白了他一眼，“你读过书没有？要真栽在你家里，说不定结出来的是苦瓜……”

萧景睿与梅长苏一起笑了出来。后者伸出手拿过一个柑橘，放在鼻间轻轻嗅了一下，清新酸甜的气息，带着点霜露的冷意，细察之下，竟还有几丝淡淡的硝黄之味。

梅长苏隐隐推测到了一些缘由。

“这橘子很新鲜啊，居然还是从岭南运过来的？一定是走的官船吧？”

“对啊，是岭南府直发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当然比漕运的船要快些。这种柑橘京里的官贵之家都喜欢，整整十船，没有多久就分完了，抢都抢不到，幸好我爹有预定。”

“是这样啊……真是承你厚情了。”梅长苏口中客套，心中却快速思考着。原来不只是运河和脚行，居然连官船都能偷偷混杂着搭进火药，普遍的江湖纷争，只怕做不到这一点……

小灵还在胸口动着，梅长苏伸手安抚地拍弄着它。大概因为火药的味道只是沾惹上的，并不浓烈，它最终安静了下来，呼呼睡着了。

“苏兄手冷吗？要不我来帮你剥吧？”萧景睿见梅长苏拿着那个柑橘，半天没有动作，体贴地问道。

“……哦，不必了，豫津说得对，这个皮很好剥的。”梅长苏忙剥开金黄色的外皮，将微带白筋的橘瓣放进嘴里，一咬，凉凉的汁液便渗满口腔，果然酸甜适口，味道极是甘爽。

“好吃吧？！”言豫津也朝嘴里塞了几瓣，“身子烤得暖暖地来吃这个，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你看你，人家苏兄才吃一口，你倒开始吃第二个了。”谢弼笑道，“你是不是打算把一筐都吃完了再回去？”